



銀河紀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

銀河紀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

銀河紀事

*

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广州光孝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記証專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統一书号：10111·568

书号：2091·850×1168毫米1/32·5 5/8印張·4 幅頁·124,030字

1962年8月第1版

1963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101—25,100 定价：(6)七角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束来自銀河——雷州青年运河的报告。

这里有对旧社会字字血泪的控訴；更有对新时代声情激越的贊歌。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这一片大好河山曾經是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天灾人祸，聞之令人发指。解放后的雷州儿女，叱咤风云，引来福水埋葬旱魔，讀之人心大快。

銀河大功告成，半島面目一新。江山滴翠，田野欢笑；一代新人，不可胜数。他們造福人民，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尤其令人动容。

阿 涛 插图

小 序

前年冬天，到雷州青年运河工地看了一下，虽是匆匆的一瞥，但工地上那红旗飘扬、战鼓雷鸣的沸腾景象，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现在，当我翻阅这部报告集的时候，又时时为一种淳朴的、豪迈的感情所激动。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几篇作品，除了开头一篇，大都按照生活进程的先后排列。这自然不能说这些作品就是整个运河史的汇集，但它们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雷州人民与自然斗争中的惊心动魄的重要事件，记录了运河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

跳跃在这些作品里面的人物，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老当益壮的银髯老汉，十三四岁的小娃娃，也有工程师和党的领导干部……作者从各个不同的生活角落和劳动场面，描绘了他们的品德和个性，表现了他们的欢乐和苦恼，歌颂了他们不断革命的精神和纯洁美好的心灵。读着读着，你仿佛又听到了半岛春雷的隆隆轰鸣，听到了时代前进的跫音，看到了运河建设工地的日日夜夜，看到了千千万万劳动者烈火般的劳动热情和建设新生活的坚定信念，从而受到激励和鼓舞！

这些作品所描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和对生活的概括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大部分作

品都沒有被生活中實有事物所束縛，比較深刻地表現了先進人物的精神品格，避免了單純地如實“摹寫”的偏向。這就使得作品不但具有飽滿的戰鬥熱情，真實的生活氣息，而且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藝術感染力。請看看朱崇山的《燈火》吧，那位“把自己的心放進汽燈里”，使“汽燈越點越亮”的王大伯，他的感情是何等深沉和熾烈！只有經歷過“不見光亮不見路的黑暗生活”的人，才會這樣珍惜和熱愛今天的光明。他為什麼費尽心血使自己管理的二千零四十盞汽燈越點越亮——用自己的心去照亮整個工地？不正是因為他明白了“我們是在燈光底下做着翻天覆地的大事業”麼？還有那個被叫做“四月豆角”、心里卻老想着要干大事的孤兒小李，他的稚氣未脫而又勇敢執着的性格，又多么叫人疼愛！在他身上，不是向我們敞開了今天少年一代的聰明、機智和天天向上的心扉麼？在鍾士明的《銀髯老漢莫昌煌》中，那位“把五十歲留在家裡，二十四歲帶來工地”的勇士突擊隊的“隊長公公”，他那意氣風發、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又令人多么感動！看看他在山半腰上擂鼓助陣的那股沖勁吧，看看他一筆一畫、斬釘截鐵地要求參加青年突擊隊的神情吧……讀着讀着，不由叫你想起那屹立山巔、迎風抖擻的蒼松，煥發着何等崇高的風格！至於其他一些作品中那些樂觀堅定、充滿着勝利自豪感的青年人的形象，也是十分感人的。他們雖然大都具有各自的個性，然而這些不同的個性又都蘊涵着一種共同的品質，——那就是熱愛生活，對未來充滿堅定的信念，為了建設造福萬代的水庫和運河，每個人都自覺地獻出自己的一切……由於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有着較深的感受，素材又經過了精心的剪裁和提煉，所以作品就顯得相當明朗、純淨，充滿着生活的气息，洋溢着詩一般的抒情氣

氛。

这些作品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它們說明了：反映真人真事的特写和报告文学，虽然不象虚构的艺术作品那样，可以让作者自由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和进行高度的集中概括，但是并不妨碍作者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去进行艺术的概括和創造。因为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只要作者能够跳出生活中实有事物的局囿，不拘泥于各种琐碎的生活细节或劳动过程的自然描摩，而站在比现实更高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多方面去了解人物的性格，深入发掘人物性格中最富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把自己深切感受到的东西，经过自己主观的选择、过滤和净化，与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經驗揉合起来（这样自然也就包含了某些想象甚至是夸张的因素），然后給以集中的描写，那么，即使是以真人真事为題材的作品，也是可以概括出具有鮮明个性的艺术形象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們就不难看出，这本集子中的某些作品，不論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还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其中有些篇章在內容上还显得比較单薄，对素材还缺乏認真的剪裁和概括提炼，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抄录现象的痕迹；但尽管如此，字里行間却仍然流露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真情实感，和抑制不住的热情。其所以如此，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这些作者中間，許多都是刚开始写作的新手。他們处身于时代的澎湃激流中，受到大跃进浪潮的冲击，新生活乳液的哺育，和先进思想的鼓舞与熏陶；思索之余，往往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记录下自己所熟悉的、深受感动的事物。既然受到經驗的限制，艺术上就难免会差一些。值得我們珍視的，是他們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在新事物面前那种跃跃欲試的冲动。只要經常

保持着这种饱满的战斗热情，保持着和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从不断的艺术实践中磨炼自己对于新生事物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是一定能够逐步提高作品的艺术力量的。

说了这些，无非是希望作者们能够珍视已经获得的成就，闻胜不骄，再接再厉，更多、更快、更好地反映和歌颂我们伟大的英雄时代和时代的英雄！

萧殷

一九六二年五月于广州

目 录

小 序 萧 殷 (I)

半島春雷 陈华荣 (1)

急水血泪 张志誠 (13)

九洲江之夜 李 坚 (22)

工棚里发生的事情 苏 原 (29)

鹤地夜譚 郭东野 (39)

灯 火 朱崇山 (47)

战鼓迎春 朱崇山 (53)

——伏波曲之一

挥斥风雷 朱崇山 (59)

——伏波曲之二

虎口拔牙 朱崇山 (71)

——伏波曲之三

水库的声音 张志誠 (83)

雷州人 李士非 (89)

母亲的心 鲁 南 (95)

劳动与爱情 汉 洪 (101)

突击队的名字 江 水 (110)

銀髯老汉莫昌煌	鍾士明 (117)
紅旗飘扬	季 平 (130)
銀河月圓	李士非 (141)
天河会	秦 崗 (147)
呵！水来了.....	黃樹森 (155)
命 名	全碧云 (160)
填 井	刘 拔 (167)
水乡消息	李士非 (170)

半島春雷

中共遂溪县委第一书记 陈华荣
雷州青年运河工程副总指挥

四座大山

雷州半島是祖国大陆的最南端，三面湛蓝的大海环抱着上千万亩土地。大部分土地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这里几乎没有冬天，当北方冰天雪地的时候，甘蔗、番薯、冬黄豆……可以在这里照常生长。北方的甘蔗是一年生的，这里的甘蔗，收获后又从根上发出芽来，能連收三、四年不必下种。半島南部海康县的东西洋一带，撒下谷种，见雨就生，不必施肥鋤草就有几百斤收成。半島北部的廉江丘陵地带，是水果的家乡，那里生产的橙子香甜多汁，远近馳名。而且，海南島可以种植的热带和亚热带經濟作物，这里都能种植。总之，这是一块宝地。

可是，这么好的一块土地，却是广东省最缺水的地区。在旧中国，这里的人民不但受着地主、官僚、帝国主义的欺凌，而且还遭到苦旱的无情折磨。有一首民歌悲痛地唱道：

雷州平原四座山：

三大敌人加苦旱，

没水偏多血和泪，

千年历史血泪染！

这就是旧时代雷州半島黑暗岁月的真实写照。在那些日子里，縱橫几百里的平原上，沒有半片湖泊，沒有一条常年有水的溪流，沒有森林，也沒有草地。赤裸裸、坦蕩蕩的土地暴露在烈日下面，大风一吹，黃尘滾滾。不下雨嗎？雨量大得很，平均每年达到一千四百至一千七百毫米；可是来的容易去的快，蒸发量平均达到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毫米！群众說：“老天爷給的，老天爷又拿了回去！”历代的反动統治者，只会敲骨吸髓，那里会关心什么水利！因此，昔日雷州的历史，就是天灾人祸的历史。看看雷州各县的地方志吧，尽管那些志书的編者們是粉飾太平的能手，还是不能不記下許多血泪斑斑的史实。明朝万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公元一五九五至一五九六年）連續大旱，“赤地千里，米价高涨，民多剥树皮草根为食，流离載道……死人万計。”——这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記載！千百年来到底发生了多少这样的慘剧，誰也說不清！

土地沒有水，就象人沒有血一样呵！雷州，这个貧血的、面黃肌瘦的母亲，怎能养活她成百万的儿女！雷州人的心，跟土地一起忍受着苦旱的煎熬，灾荒的記憶一代传给一代，人們一出世就面临着灾荒的恐怖。从襁褓到坟墓，要忍受多少痛苦的折磨！农民的孩子，常常刚会走路就跟着父母拜神求雨，跪破了双膝，晒爆了皮肤，哭哑了嗓子，也打不动老天爷的鉄石心肠！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紀，就知道了为水发愁。而在精力充沛的壮年，就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脊梁。終于，过早地結束了生命，怀着永远的遺恨，埋进干旱的土地。連坟墓也干得寸草不生呵！

雷州人忘不了这样的事情：水貴如金，不要說土地渴得张开大嘴，就連人的食用也发生极大的困难。一家几口共用一盆洗脸水，父母洗了子女洗，最后成了泥浆，还要拿去給牛飲。至

于洗衣洗澡，那簡直是一种妄想，多少人身上凝結着一层盐霜，多少青年妇女穿不上一件干净衣裳，多少孩子头上生滿恶疮！

雷州人忘不了这样的事情：水成了决定婚姻大事的重要条件，父母为女儿說亲，先看男家有多少水缸，水缸多了才肯答应亲事。遂溪草潭公社的石狗村，是缺水出名的村子，旧社会流传着这样的歌謠：

有女不嫁石狗村，
崖头担水高过天！
铁打担杆都担断，
牛皮垫肩担到穿！

这样的村子，在雷州真不知道有多少个！

雷州人更忘不了地主阶级利用旱灾趁火打劫的滔天罪行。廉江良垌公社有一个村子，从前只有两口水井，分別被村中姓黄姓肖的两家地主霸占，农民吃水就得花钱。如果不愿花这冤枉钱，就要到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担水。而出外担水又会得罪地主，招来横祸。有的为了出外担一担水，竟被地主活活打死在路上！农民憤恨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只好用歌謠来泄憤：

东有黄，西有肖，
两口井上两把刀，
忍气吞声刀下过，
心中怒火万丈高！

关于“縊鬼田”的传说，更是农民对旧社会沉重的控訴！

据说有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种着一块十年九不收的望天田。有一年旱灾又来了，这块田的番薯苗才长到几寸长，就象火烧过一样，眼看着要全部枯死。这是老人唯一的指望呵！他忍飢抵餓，在田头挖了口井。可是井底只渗出一点点黄泥水，他弯着腰吊上半桶，往田里一浇，吱的一声，干了！就这样浇呵浇呵，从清晨浇到傍晚，井底干了，番薯地还不见湿气！老人絕望地长叹一声，坐在井边。这时候，大路上走来了村中的地主，他慢吞吞地对老人說：“你欠的債，这一世还不还？”老人望着枯死的薯苗，无力地說：“你看看吧，叫我拿什么还？”地主說：“我管不了那么多，明天不交，我就要拆屋赶人了！”这一夜，老人沒有回家。第二天早晨，人們发现他吊死在井架上了。老人死后还面对着他的番薯地，大睜着含冤的眼睛。地主又来了，老人的眼睛象两团火一样，烧得他心惊肉跳。邻居們在井边挖了个坑把老人葬下。从此以后，有人說夜晚听见这块田里有浇水的声音，有人說月光下看见过老人的身影。那个地主，更是每晚梦见两只眼睛，寢食不安，得了治不好的神經錯乱症。从此，“縊鬼田”这悲惨的传说便流传开来。

水，水，雷州多么需要你呵！

水 与 血

沒有水，日子是这样艰难。而有一点水的地方，却又有新的灾难！海康县有个特侶塘，塘上塘下的十二个村庄为了開水放水的糾紛，从宋朝建塘到解放前的八百多年，械斗不絕，結下了深仇大恨。地主阶级从中操纵，得利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地主，流血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塘边的土地，洒滿了农民的鮮血和孤儿寡妇的眼泪。廉江县那良、茶山两村之間，有一条

深不及膝的小溪，两村为爭这点溪水整整打了三百年官司！这是两个姊妹似的村子呵，炊烟能够相接，鸡犬可以呼应，就是人不能来往！連出外牧牛和念书的孩子，在路上见了面也横眉怒目，摩拳擦掌！历代統治者一面制造了他們的矛盾，一面却拿那条小溪审来判去，作点官样文章。

难道雷州半島就沒有水源嗎？不！半島的北部，有一条不算小的河流，这就是九洲江。这条江发源自广西的陆川县，穿山过岭，直奔西南，經過半島北部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到廉江县的安鋪鎮附近闖入北部湾。它流經一百六十多公里，大半路程在廉江县，周围千余平方公里的山洪雨水都赶来和它汇合。水源确是丰富。

可是，这条江带来的也是苦难！

这是一条变幻无常、凶暴成性的江。它不但对半島中部和南部平原的苦旱无动于衷，就是对它身边的土地也毫无感情。它涨起来，每秒钟流过三千公方，拔树倒屋，把下游两岸的村庄田地变成一片汪洋；它枯起来，每秒钟只流过三五个公方，赤脚可以涉过，两岸土地被太阳烤焦，也休想得到它的滋润。它每年都要作恶一两次，只是輕重不同罢了。每当雨季到来，下游的几十万人民就愁上加愁，觉也睡不稳了。天旱得插不下秧，該多么盼望来一场雨水；可是看见天上起了乌云，又要提心吊胆。人們在难耐的煎熬中过着日子。甚至有这样的怪事：白天还在毒太阳下跪地求雨，晚上还是滿天星斗，而傾刻間洪水就可以突然遮天盖地扑来，冲进村庄，卷走房屋。原来是上游的山区下了暴雨。轉眼間房倒屋塌，千村万户传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地主坐上早已准备好的船只安然逃去，农民却紛紛爬上山头、树頂，走避不及的連尸首也找不回来。农民对洪水的

恐怖，到了“談水色變”的程度。孩子啼哭的時候，媽媽吓唬一句：“再哭洪水來了！”哭聲就立刻止住！

九洲江下游兩岸，有多少村莊一次又一次被洪水蕩平！房屋毀了，在原地再建。建了又毀，毀了又建，不知經過多少年代，現在許多房屋座落在高高的土崗上。這些廢墟變成的土崗，証明了人民的頑強，也記錄了九洲江欠下的孽債！

沒有一點對付洪水的辦法嗎？在舊社會，唯一的辦法就是築堤。而築堤，又成了官僚敲榨，地主盤剝的好機會。出力的是農民，出錢的還是農民，保護的田地卻絕大部分是地主的，堤高一寸，農民的腰帶勒緊一寸。這樣的堤，能夠築好嗎？何況堤防根本擋不住較大的洪水，辛辛苦苦築起來，大水一卷，完了！

提起築堤，不能不記起官僚地主欠下的又一筆血債！地主們說，堤築得不牢是因為對河神不敬，要想堤防牢固，築堤就得先祭河神。用什麼祭？用童男童女！誰肯把自己的親骨肉投進奔騰咆哮的九洲江呵？可是比豺狼還狠、比青竹蛇還毒的地主們自有陰謀。現在廉江南堤公社牧水大隊黨支部書記毛里程同志，淚流滿面地回憶了發生在他的家庭的慘劇。十幾年前，他的家鄉剛經過一場大旱，又經過一場洪水，一家幾口已經斷炊幾天，走投無路了。這時候鄰村一個地主放出話來，要買他的十二歲的小妹妹。小姑娘知道要把她賣給地主，就跪倒在父母面前苦苦哀求：“爸呀，媽呀，我不去，我寧願餓死……。”孩子的哭聲絞碎了父母的心腸，他們說：“好吧，我們出外逃荒去，要死也死在一起。”就在這時候，地主帶着他的狗腿來了，瞪起一對惡眼說：“要反悔么？答應了的，可不能不講信用！我家里正缺人用，快跟我走吧。”說罷一使眼色，狗腿丟下一迭鈔票，拉起小姑娘就走。走了很遠，還能聽到小姑娘慘

絕人寰的呼号……。过了几天，一个霹靂裏頂的消息传来：小姑娘被投入江中祭河神了！母亲当堂昏厥过去，父亲冲到堤上大叫：“还我女儿！……”从此疯癲不治……。

春 雷 滾 滾

苦难深重的雷州人民，终于得到了解放。

土地改革以后，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小型水利在半島上有如星罗棋布。

你看看有多少水井和平塘吧！大的小的，方的圓的，几乎有田地的地方就有井。井架林立，吊杆斜指着天空，远看就象舰队的桅杆。这些吊杆，把一桶桶的水从很深的地下吊上来，浇到田里。为了打井挖塘，人們流过多少汗，经过多少不眠之夜！汗水换来了井水。可是，对于过分口渴的土地，这水只能润一润喉咙，毕竟离人們的希望太远了。

而在一九五五年，雷州半島又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八个月滴雨不下，田里泥块硬得脚不敢碰，大树枯叶，青竹结实。如果是在旧社会，又要“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了。雷州人民仗着几年来修成的几万宗中小型水利工程，跟苦旱搏斗，挫败了旱魔的威风，把损失减少到最輕的程度。这一年，全省各地兴起了封江堵河的壮举，雷州的党組織也帶領群众第一次堵上了九洲江。堵九洲江，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你筑起一道土坝，把江水拦住了，眼看着江水就能灌到两岸的旱田，可是上游下一场不大不小的雨，九洲江就要凶猛地反扑，一下子把土坝冲得七零八落。但这吓不倒坚强的雷州人。冲垮，就堵！再垮，再堵！终于，九洲江被斬成一段一段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江水倒流，爬上两岸的土地去为人們服务。奇迹出现了，太旱